三才廣志

也

廣志卷之六百五十七

詩事實

詩雅鄭不同部

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楽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楽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荅顏淵之問於鄭声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删詩乃録淫奔者之辞而使之合奏於雅楽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狭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声於楽以為法而立

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乱而春秋所記無非乱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変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　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文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

詩体不同

詩体不同固有鋪陳其事而不如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可言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壯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悪雖其要帰皆出

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進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亦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目矣雅則大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

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国之音則其篇帙混乱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猶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耶失二南正風房中之楽也鄉楽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楽也商周之頌宗庙之楽也是或見於序又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変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変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楽官者以為可以識時変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楽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當薦何等之鬼神溱洧當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悪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無於

龐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知既不詳於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顚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又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强而置之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龐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樂與鄭衛合奏尤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声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夫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独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正乎礼義　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　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礼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

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礼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
嘗欲放鄭声矣不當於此而又收之以備六籍也
此則曾南　於戦国策刘元城於王足之論皆嘗
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説之病不
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
樂彼説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甚矣抑
具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説則又似以鄭詩為鄭声
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耶因讀桑中之説
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共父之不可作也因
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文此未雖必遽以為然
亦當為我逌然而一嘆也烏乎悲夫

詩序之辨

詩序之作説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

以為国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得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

而毛説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諸
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
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

授卜商為之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
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詁訓
傳以授毛萇以二公之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公趙公治詩為河澗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貫長卿解延年徐敖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箋箋薦也主薦成毛意衛宏初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賈逵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馬融作毛詩傳鄭衆作毛詩傳

文中子續詩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其六代始終所以告也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

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悪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国之有風乎子曰変風変雅作而王澤竭矣変化変政作而帝制衰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楽官不達雅国史不明変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藥退謂薛収曰吾上陳應刘下述沈謝分四声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収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正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

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令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於七代損益終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弟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

晉束晳補亡詩

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詩六首

許叔牙詩纂義

唐正觀許叔牙為洪文館直學士於施尤邃獻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草木蟲魚圖

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虫魚圖并

繪物象大斈士揚嗣復斈士張次宗上之

作詩之由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尽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　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言其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

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叶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出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時夲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考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之妄與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証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

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詩之傳授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王而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辭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傳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户無復推讓相述之意學者無所適從而 又以爲病今觀呂氏

家塾之書兼綜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体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乎如伯恭父 真可謂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敎矣學者必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詩禮樂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悪悪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礼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数之詳可以固

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斈者之中所以能卓然
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揺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
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分音之節可
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斈
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人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
必於此而得之是斈之成也按内則十歳斈幼儀
十三斈樂誦詩二十而後斈礼則此三者非小斈
傳授之次乃大斈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浅深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斈不明故
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
童穉皆習聞之而知其説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
儒尚不能暁其義況斈者乎是不能興於詩也古
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礼今皆癈

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礼也古人之楽声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楽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曰詩者楽之章也故必孝楽而後誦詩所謂楽者盖琴瑟塤篪楽之一物以漸習之而鄭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喩之旨其言近而喩暁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孝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人義之良心也至於礼則有鄭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孝詩也先已孝幼儀矣盖礼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

音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体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楽則声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斈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倫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礼智之實又有以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成其德焉所以斈之最早而其見効反在詩礼之後也

詩楽

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楽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則楽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楽而作也三代之時礼楽用於朝廷

而下達於閭巷斈者諷詠其言以其求志詠其声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声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声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皷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声求詩則未知五樂之遺声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然今之

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声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声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盖不誣也

詩有正变美刺

聖人著書立言盖善惡必録有善則極其所至者稱之有悪則併其情而狀之可言者言之凡以示夫勸懲而已矣然而醜乱之迹惟幕之私言之於他書已非大雅君子之所欲况詩則非徒使人誦之而已復使人歌之非時使人歌之而已復使人

舞之以其淫泆之事君子所諱聞之言不忍删之削之而使後斈習焉此後世有疑於聖人焉也曰風雅有正变美詩之言合乎法度所謂正也刺詩之言蕩佚不法所謂変也聖人教人亦多述也絶以法度教人是以縞緣素人何緣知其美雜之以可監可戒可恥可惧則以緇緣素也自非瞽朦自黑之理一見决矣

詩所以宣民情

嘗觀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衽席之秘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以言其上冝君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厉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亟諌而不許顯譏而不戾相與雋

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況於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堙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嗚呼春秋之亡以礼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之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深也

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

蘇詩曰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

著明者也

觀詩見先王之風澤深原

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頷夫以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蓋其器宏深其声春容其蔵充實其施溥博鳴和鑾委玉珮執綏正立辞色坦夷固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惟恐不及氣息弗然者不可同年語矣此婦傷己之詩也由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号曰何為使我至於此極也殆有甚者今其若此亦可觀矣蓋無意而攄其蘊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

古人斈詩知其大意

古人之斈與後世異古人斈詩知其大意而已矣

章句詁訓有所未勝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夫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斈者不由章句詁訓則入於傳注之斈相繼而作

詩中和之理

中之理其至矣乎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也嬰兒之生蒙然而已飢則呱呱然戲則啞啞然故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者和之失也中不自中以一故中和不自和以中故和中與和相習而莫之能名謂之道者喜而忘喜怒而忘怒哀而忘哀樂而忘樂不以喜怒哀樂而傷其真是中之至和之極也中則誠和則明昔者中山王聞樂而悲子琴張臨尸而

歌樂悲所以為悲尸非所以為歌也然則感之者真在内也故感人心者莫深於詩而蕩人心者亦莫甚於詩蕩之者過於已矣喜之過流怒之過暴哀之過傷樂之過淫聖人惡其過也是故通之以情而正之以性性通於情不情其性情止於性能性其情使天下之人雖和而不失中者性之正也凡人之情喜均則無喜怒均則無怒性其不均故喜怒生焉然天下之至異者胡越也至其歌則聞於樂其哭則同於悲聞之者非天歟故雅之二頌之三風之正変十有五皆出乎天下之自然者也大者曲而歸諸直小者怨而歸乎正深者宕浅者季雅頌之别然尒三南王化之基也邶鄘衛商民之相変者也俗変於近而王不能正則王不王也

鄭首叛也齊者霸也晉并䰟則又伯而秦其甚也
是皆王之不正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陳淫也檜
乱也曹奢也紛紛乎益甚而益不可正苟有后稷
先公之化如豳者庶乎其可也此名之先後也雖
孔子之聖亦安能尚衛降王進鄭退齊分晉與秦
以一已之私定天下之誠然哉

二南作於周初

二南譜正義曰鄭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
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以行王德當以之
時詩已作矣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
布王号然後作歌武王釆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
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
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

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僖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公召伯為伯之後故之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之時也

辨文王之詩屬周召

陳曰文王之詩所以屬之風召者何也愚知之矣太師係之也文王受命以六州之地命周召治之二公所施則文王之教也太師采詩之時得於周南之地屬之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屬之召公已為不可屬之文王也文王既受命其詩不入於雅則入於頌二南諸侯之風也周召又其地之諸侯也關雎之下安得不屬之周召哉

辨二南詩或後世附益

林曰或謂二南為周衰之詩理固似矣然孔子刪詩上始文武不應燕樂鄉樂射樂房中之樂周室盛時初無一篇足取而其所記又盡取周雖之文也以二南皆為文王之詩其說正既然甘棠之作在召公既歿之後召公既沒在康王時何彼穠矣之詩乃後平生時事又安得後人不疑也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日皆未定也二南雖為文王之詩然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諸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也

二南王者之風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

辨文王化行自二南

孔子曰逸以文王稱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寔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不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霑一国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止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体体寔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寔稱王又不可以国封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弃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

二南楽章之名

陳曰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舜象箾南籥則南蓋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此而南及於江漢惟東北之區尚染於紂故作樂者承自北以南上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二南何以先國風

李曰孔子告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是告之李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次之以雅次之以頌風者詩之最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蓋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

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詩之首

於二南如易之首於乾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

李易者必自乾坤而入也是以三百篇之中必首

於二南六十四卦首於乾坤其体一也

二南篇次之叙

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

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

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

人身事草虫采蘋朝廷之事甘棠行露朝廷之臣

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

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

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

遠近為差
南国何以無変風
二南譜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
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変風荅
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
陟時齊及吳楚僭号稱王不成天子之風今棄其
詩夷侯之也
辨吳楚以僭号黜其詩
孔曰列国政衰変風皆作南国諸侯其數多矣不
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狩陳詩者
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
号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録其詩
矣楚僭号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亦僭者檀弓云

邦妾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

卷耳后妃求賢

李曰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天下之婦順故内順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彰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盖閨内之事后妃主之閫外之事天子主之故后妃之職惟在於求賢妾以助内治關雎之詩是也至於求賢審官之臣下之勤劳此乃天子之職后妃特輔佐之而已此言后妃之志則是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劳但有其志耳

卷耳經叙之文

詩卷耳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耳孔曰至於憂勤即首章釆釆卷耳不盈傾筐是也求賢審官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經序倒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王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螽斯何以喻后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李曰螽斯蝗虫之類耳以蝗虫之微物而乃取喻於后妃疑若不論然詩人之意但取其意不必以蝗虫而嫌之耳如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以周公多才多藝

而詩人取喻以為很無乃比周公於鳥獸乎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關雎鷙鳥而比於后妃亦取於德之合也草虫之詩曰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草虫蝗虫之類比於婦人詩人取喻類多如此孔子曰小言害道小卞害理關雎與於鳥君子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與於獸君子取其得食之相呼若以鳥獸之名而嫌之則不可行也觀此則可知詩之也已

漢廣何獨稱南国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国孔曰羔羊序云召南之国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詩

麟趾處周南之末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孔曰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礼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　相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雎而應之太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

甘棠何以美召伯

甘棠美召伯也正義曰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国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

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言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变 美 各於其時豳亦变風故有美周公

甘棠稱召公為伯

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乱之俗微真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乱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 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

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
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何彼襛矣為刺詩
林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
之時而東周亦與焉十二国風無以異也何以卞
之據何彼襛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
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威
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
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如齊人之侯與書言寧王
同義此妄也矣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
言之如稱衛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

王姬徒然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
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
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
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
成肅雍之德変白為黒於理安乎

詩邶鄘衛

邶鄘衛商畿内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
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
成王滅三監封康叔於衛後世并二国而有之七
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変風始作各從其国本
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自頃公至襄公凡十二君
有詩者六成以下無詩

変詩以事為次

諸変詩一君有数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墻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列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序

邶鄘為変風首

孔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千里之地栢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毋弟之戚成入相之勲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義早作故以為変風之首既以衛国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既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為之也

辨衛詩為変風首

所謂衛首変風者衛居紂都迫近王畿兼邶鄘而有之減人之国罪莫大焉矧同姓者乎柰何天子之不能討方伯之不能伐是矣末強而本弱也迹衛詩之始卒君臣之乱未有甚於此時也民俗之敝未有愈於此國也聖人必其罪以行萬世首之変風次之二南著善以明悪也

三國何以同風

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須公之悪邶人刺之則須公以前已兼邶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遅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国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国数漸并於

衛不必一時滅之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邶鄘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

邶昌在三国之前

三国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立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栢舟與淇奥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

詩王國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為西

都成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為東都郎今之河南周公住營城周郎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世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實下同諸侯詩不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變風

王詩何以居變風

孔曰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国故服虔云尊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巳比列国當言周王則尊之故顯王以當国而叙以此應故每言閔周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亟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曰王下列諸侯謂化之所及総行境内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為国風焉

辨平荘詩分為王風

文王之時所謂風二南是也成王之世所謂風者豳詩是也何以平荘之世獨無土風之作乎平荘之去成王也四百餘年王城之去岐豳也八百餘里土風既殊不可係於二南之末不可作於豳詩之末則分為王風而別係之亦勢之當然非夫子之作意也

辨平王列於国風

李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蓋在平王之時黍离以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　今也平王之時既下列於国則是諸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国風則是天王下列於諸侯矣

然春秋又或書天王或書天王者蓋春秋所以存於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為表裏

王風何以次衛

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国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徒以天命末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

鄭風何以次王

孔曰鄭以史伯之謀列於大國桓於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厉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天地狹既親且勲故使之次王也

詩齊國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營丘是為齊凡五世至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而烹之當懿王時齊以

變風始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桓公已下無

詩

詩魏國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間

魏風何以次齊

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

詩唐國

周武王封弟叔虞於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唐之地尭都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者四惠公已下無詩

唐風何以次魏

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

詩秦國

周叔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宣王時命為大夫而變風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十共已下無詩

秦風何以次唐

秦以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

詩陳國

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為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八君至于靈公有詩者五成公已下無詩

詩曹國

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凡十五君至于昭公卒共公立有詩者四自文公已下無詩

詩檜國

檜妘姓之国無世次其詩當在周夷王厲王之間檜風肙次於末

檜則其君淫慾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劳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詩豳風

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孫公刘自邰而世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遭四國流言之變居於東都乃思先祖公刘大王為豳宫憂劳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此叙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

故太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

豳詩居变風末

孔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之後小雅之前欲蕪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

藝文

春秋考

要語

漢二十三家春秋　四家　公羊穀梁外傳　藝文
志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古經十二篇經
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而左氏微二篇國語二十
一篇新國語五十四篇皆左氏之學也公羊傳十
一卷外傳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雜記八十三篇
顏氏記十一篇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皆公羊之斈
也穀梁傳十一卷外傳二十篇章句三十二篇皆
斈也鄒氏夾氏傳皆十一卷有錄
三篇史記諸侯表云楚桓王大傳鐸椒　不能

觀春秋採取成敗為四十章者虞氏微傳二篇
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授
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
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者也又
有張氏微十篇議奏三十九篇若世本十五篇戰
國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漢春秋九篇太
史公百三十篇馮商續六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紀百九十篇終於漢太年紀五篇皆史官所
記春秋之流也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
有法與左丘明觀史記據行事有褒貶不可書見
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論本事作傳明夫子不
以空言說經也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

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斈官

漢春秋古經　古文春秋

志　周礼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正義

古文春秋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

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律此本然後行於

世　史記呉太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　自序余

聞之董生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注張顯曰春

秋萬八千字　正義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

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

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成帝時刘歆　秘書見府

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傳多　言斈者

傳訓詁而已及歆傳文釋經轉諸　文孔

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紀正

義按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書殷之　以為文公

公羊傳莊七年四月不脩春秋曰雨　不及

而空君子修之曰星　如雨注不脩春秋謂史

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䟽據此傳則孔子未脩

之時已謂之春秋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

作傳博采簡牘衆記　穀梁䟽鄭衆賈逵之徒以

為仲尼脩春秋約之以周礼聘礼䟽服虔注左氏

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左傳正義鄭玄注論語

序以鉤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五傳

漢藝文志春秋分為五注　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

梁鄒氏夾氏

左氏

正義太史曰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曰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妄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傳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号為左氏傳也或先經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漢儒林傳漢興張蒼賈誼張敞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為訓故授趙人貫公子長卿授張禹禹為蕭望之言左氏望之薦禹徵待詔授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而刘歆從尹咸及方進言左氏者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刘歆　後

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左氏學　史通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　公羊踵左氏先著竹帛漢時謂之古學平帝時立學官　啖氏曰左氏比二傳其功最高傳采諸家敘事尤備　呂氏曰左氏於史裘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登聖門　王安石疑左氏六國時人者十一事

公羊

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之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注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

儒林傳漢興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胡毋生與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遵公羊家由事大興胡毋生弟子嬴公授孟卿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王中中授公孫文東門雲安樂授陰豊任公有陰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筦路貢禹事嬴公授堂溪惠惠授冥都有筦冥之學　後傳又唐檀習顏氏馬宮治嚴氏射策甲科郅惲治嚴氏學眘習嚴氏陳重學顏氏　隋志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譔公羊觧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　疏左氏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許慎五經異義古文　左氏說今者公羊說是也

穀梁

吳魏書目泰孝公時人　楊士勛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　風俗通穀梁名赤子夏弟子　顏師古曰名喜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孫卿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　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傳魯榮廣皓星公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帝宣興穀梁擢千秋為諫大夫尹更始事千秋又受左氏傳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江博士授胡常常授蕭秉君有尹胡申章房氏學　隋志梁有穀梁傳十五卷漢諫大夫尹更始撰　疏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千秋之學起劉向之意存

按漢人以公穀為末世口說流行之學見於其書

者又有尸子魯子高子子司馬子子沈子子女子北宮子之流　葉氏曰公羊穀梁授李於子夏出於讖緯之書所說題辞者其言不經見

鄒氏

王吉傳吉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　范升傳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夾氏

漢志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史記正義七録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絶　隋志王莽之乱鄒氏無師夾氏亡　孝經序李問五傳注鄒氏傳十二卷夾氏傳十一卷　穀梁疏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説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漢春秋博士　講郎

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春秋唯有公羊孝宣立穀梁 後儒林傳公羊顏嚴穀梁三家皆立博士光武立四十博士春秋嚴顏

左氏

漢傳何間献王立春秋左氏博士劉歆欲列學官哀帝令歆與博士講論其義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責之平帝時立左氏 後博陳元傳左氏為訓詁建武初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梁並存先後所立不必相因升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用其次李封封卒左氏復廢 賈逵

建初元年奏曰光武奮獨見之明興左氏穀梁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帝令建自選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章紀八年十二月戊申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以扶微學廣異義

公羊

儒林傳齊胡毋生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景時爲博士公孫弘亦頗受焉爲博士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彭祖爲宣帝博士踈廣事孟卿爲博士　後傳丁恭周澤甄字習家氏建武間爲博士張玄少習顏氏兼通數嚴法會顏氏博士闕玄試策第一拜博士諸生言玄兼說嚴氏冥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李育習公羊春秋拜博士建初四

羊論白虎以為公羊義難賈逵

穀梁

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

宣帝善穀梁說以江公孫為博士周慶丁姓皆為

博士　魏士黄初五年四月置穀梁博士

隋志晋時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

預注俱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

浸微今殆無師說

晋王接傳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

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　荀崧

傳丘左明張本繼末發明經意經奇偉公羊高親

受子夏辭義清雋斷決明審穀梁亦師徒相傳文

清義約是以三傳並行莫能孤廢　左氏書賈逵

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李顒　公羊疏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達之前何氏作墨守以距長義以強義為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　穀梁疏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漢春秋蕃露

董仲舒傳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

儒首　唐志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崇文目十
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篆引宏博然篇第亡舛無以
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取而附著云
晁氏志史稱仲舒說春秋數千篇今益而爲八十
二篇又通名繁露未詳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
名先儒未有十者案逸周書王　南面立繞
　露注云冕之所垂也　之象春秋屬辭
皆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西京雜記仲舒夢
蛟龍入懷乃春秋繁露　古今注牛亨問崔豹繁
露者向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古冕之
旒似露而垂　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
文焉索隱曰繁露　禮大司樂注董仲舒云成均
五帝之學覽出繁露以爲繁多露潤　後漢書明

德馬右紀志著周官董仲舒書注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屬　礼儀志注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

輿服志注繁露曰　之在左蒼龍之象　通鑑外記繁露曰推神農以為九皇　太平御覽寰宇記皆引繁露春秋會解所引十三條　景祐四年四月歐陽修書其後云今其書總四十篇又總名繁露失其真也館中見有八十余篇多錯亂重視民間献三十余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經人之道　慶曆六年二月樓郁序曰公羊之學後者胡毋子都仲舒治其說　程大昌曰館本十七卷紹興間董所進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林清明竹林

特各卷篇卷之一有蕃疏凝露之象玉杯竹林同

為託物漢魏人為文名連珠其殆繁露之自出歟

樓鑰曰潘景憲本有八十二篇說文引仲舒在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

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止

雨三策仁愛陰陽德刑之類皆在書中又有言曰

不由其道而勝不由其道而敗實待夫子心法

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玉杯第二

竹林第三玉英第四一卷楚莊王玉杯二竹林三

玉英精華四王道五滅國上下隨本消息盟會要

正貫十指重政六服制象三端符傳俞序離合根

立元神保位權七考功名通國身三代改制一作

文質官制象天堯舜湯武服制八度制爵國仁義

法必仁且知九身之養對移兩合作江都觀德奉本十深察名號實性諸侯五行闕文二篇十一爲人者天五行之義陽尊陰卑王道通三天容天辨在人陰陽位十二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天道無二暖燠孰多其義闕文一篇十三四時之副人副天數同類相動五五行相勝相生五行逆順治水五行十四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郊語十五郊義郊祭四祭郊祀順命郊祀對十六執贄山川頌求雨止雨祭義循天道之十七卷天地之行威德所生如天之爲天地陰陽天道施第八十二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斷

漢春秋決獄

志儒家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春秋有公羊董仲

舒治獄十六篇　隋志仲舒春秋决事十卷　唐
志法家仲舒春秋决獄十卷　前傳淮南衡山又
史仲舒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議顓斷
外不諸注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正議廷尉張
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獄二百三十二事動
以經對言之詳矣　史記正義七錄曰春秋斷獄
五卷崇文目春秋决事比十卷　論衡董仲舒表
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鹽鐵論春秋之
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
注者誅

終軍詰徐偃　雋不疑論衛太子　龔勝議朱博

漢左氏訓故　章句　條例　左氏國語解詁經傳
義詁　長經　釋例　三家經本訓詁前儒林傳漢

與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張敞劉公子皆脩
左氏傳誼為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尹更始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以為章句傳子咸
及翟方進房鳳鳳與　劉歆共校書歆校秘書見
古文左氏傳好之時尹咸治左氏共校經傳歆略
從咸及方進質問大義初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
引傳文解經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曰春秋左氏
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傳皆不對唯房鳳王龔許
歆共移書責太常博士　鄭興傳從歆講正大義
歆使撰條例章句傳詁言左氏者多祖於興子衆
作春秋難記條例　隋志衆撰左氏條例九卷
唐志衆牒例章句九卷　陳元傳父欽事賈護元
傳父業為之訓詁

賈逵傳九世祖誼父徽從刘歆作左氏條例二十
一篇逵集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為
觧詁五十一篇　永平中上疏獻之显宗重其書
寫藏秘館建初元年詔入講左氏傳使出左氏大
義常於二傳者逵具條奏擿出三十事其餘同公
羊者什七八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変且五
經家無以證圖讖明刘氏為尭後者左氏獨有明
文帝嘉之令選公羊嚴顔諸生二十人教以左氏
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左氏逵
所著經傳義註及論難不餘萬言　隋志春秋釋
訓一卷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逵撰春秋左氏長
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左氏觧詁三十卷春
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注外傳國語二十卷

唐志違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 李育傳習公羊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與諸儒 論於白虎觀以公羊義難賈逵 潁容傳善春秋左氏著條例五萬餘言◆ 隋志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潁容撰

漢春秋議

前儒林傳五帝時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之榮廣春秋於江公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 隋志何休春秋漢議十三卷鄭去駁何氏漢議二卷梁有服虔漢議駁二卷之有孔融春秋雜議難五卷麋信理何氏漢議二卷春秋議

十卷　唐志何休漢議十卷鄭玄駁糜信注　後

傳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二條

漢殿中議公穀同異

儒林傳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問韋賢夏侯勝史

高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宜興穀

梁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

召五經名儒太子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穀

同異時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尹

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玄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

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

漢春秋左氏圖

隋志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之古今盟會地

蔔一卷

冝氏春秋

祀冥氏志鄭師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既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

漢傳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既虞授琅邪筦路故顏氏有筦冥之學

春秋五始

王褒傳春秋法五始之要在審已正統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五曰行即位

漢定春秋章句公羊　春秋外傳　旨義　傳中其受嚴氏春秋光武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其受章句　樊儵刪定公羊嚴氏章句號樊侯學　張霸以樊儵刪

嚴氏春秋猶多繁辭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

李　楊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

言　北海敬王睦顯宗特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隋志漢末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

秋灾異

漢春秋刪

鄭衆傳從父興受左氏春秋肅宗特受詔作春秋

刪十九篇　孔奮傳從刘歆受左氏春秋子奇作

左氏刪嘉作左氏說

漢五家穀梁說　章句

賈逵傳能誦左氏傳雖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

說注尹更始刘向周慶子姓王亥見前書　前傳

林傳尹更始事蔡千秋之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

者為章句　梅福傳明穀梁春秋

漢公羊解詁　條例

何休傳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之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鄭玄傳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隋志公羊解詁十一卷　漢諫議大夫何休注左氏膏肓十卷公羊墨守十四卷公羊謚例一卷梁有公羊傳條例一卷並何休撰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請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　序畧依胡毋生條例隱括就繩墨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　疏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别

作條例故何氏承之　荀爽傳著春秋條例作公羊問及辨識　蜀志劉陶傳詔次第春秋條例　吳志唐固為公羊穀梁傳注　晁氏志董仲舒以公羊昱又傳至何休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注引讖家多公羊凱三十卷條者撰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向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尔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七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漢三傳異同說

馬融傳融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

賈君情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且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漢左氏解誼達義

隋志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九江太守服虔注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春秋成長說九卷塞難三卷服虔撰梁有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　過章句三十卷孫毓義注十八卷又賈服異同畧五卷王朗注十二卷漢諸儒傳左氏者甚衆賈逵服虔並無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服杜注俱李而立國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　正義中異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　後漢傳服虔作春

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儒林　謝該明春秋左氏建安初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問謝該皆為通解之名謝氏釋　延篤從唐溪典受左氏論解經傳多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　鄭玄通公羊又從張恭祖受左氏　馬嚴通左氏　孔喬學左氏　蜀志尹默傳益部多賈令文不崇章句默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尋精於左氏春秋自刘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疏咸略誦述　此齊書姚文安難服虔解七十七條石曰駁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

漢國語解詁

賈逵傳為國語解詁二十一篇　隋志春秋外傳

國語二十卷賈逵注　唐志王肅國語章句二十二卷唐固虞翻韋照注孔晁解各二十一卷　史通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二十一篇　左傳五義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　吳志注沈珩乃善春秋內外傳　唐志雜家類晉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唐盧藏用春秋後語十卷　唐柳宗元非國語二卷　劉貺外傳

宋庠補音三卷　劉攽解駁左氏為內傳國語十卷

漢書曰左丘明為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孔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語

相發明者為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别為國語

漢春秋國緯

列傳魏明字少英從博士郤仲信李春秋圖緯性

孔子作春秋圖緯十二篇　賈逵永平中上言左

氏與圖讖合者寫傳詁藏之秘書　荀爽作公羊

問及辨讖　明紀永平八年十月壬寅詔日食之

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　隋志無有春

秋緯三十卷宋均注　史記孔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正義此春秋緯文

春秋命歷序

詩生氏疏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立五帝傳世

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言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

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

春秋少陽篇

論語正義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叔齊姓名字謚

白虎通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

之

魏春秋說要　二傳論

隋志春秋說要十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撰春秋三

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　魏志孫叔然作周

易春秋例毛書礼記春秋三傳國語尒雅諸注

蜀志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

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　吳志士燮耽玩春

秋為之注解袁徽與荀或書曰合欲條左氏尚書

長義上之　魏畧鍾　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

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餠家數與嚴幹共辨折

晉經傳集解　釋例　長曆　盟會國

隋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撰釋例一五卷左氏傳評二卷杜預序集解一卷刘玄注

杜預傳進爵當陽侯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國春秋長曆傳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秘書監摯虞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武帝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序傳或先經以始事或經移少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

之旧章仲尼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旧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發大義謂之変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預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〻之條貫必出於傳〻之義例總歸諸凡推変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逵父子許惠卿淑皆先儒之美者頴子嚴容淺近亦名家故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其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例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

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發傳之體有三為例之情有五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左傳正義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中篇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為言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地名在世族之前天子之見於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　梁諸儒為左氏學者皆以賈服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王元規引證通析無滯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左傳音三卷崔灵恩左氏經傳義二十

三卷左氏條例十卷後魏衛冀隆精服氏李難杜氏六十三事賈思同駁冀隆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李集諸儒考之

晉春秋條例　隷例

刘寔傳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又撰春秋例二十卷隋志春秋例十一卷晉刘寔撰經例十二卷方範撰左傳例苑十九卷刘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　唐志刘寔左氏牒例二十卷

晉春秋釋疑　春秋調人　左氏今經

儒林傳記瓌合三傳為解注撰春秋釋疑凡所述七萬餘言　刘兆以春秋一經三家殊塗諸儒是

非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
調人之義作春秋調大七萬言論　百尾使大
義無乖不合者牽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
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
別之又撰周易訓注凡所諸述百餘萬言．唐志
刘兆三家集解十一卷　隋志刘兆公穀集傳十
三卷

晋王接注公羊

傳接謂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
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
大休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还為公羊疾病接乃
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又撰烈女後傳七十二
人丧乱尽夫長子愆期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

烈女後傳云　隋志公羊傳十三卷晉散騎常侍王愆期撰梁有高龍注公羊十二卷孔衍集解十四卷刁氏例序一卷　虞溥傳注春秋傳經　郭璃傳作春秋墨說茅經錯綿　戴記石季龍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

晉穀梁集解

范甯傳甯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　隋志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傳例一卷甯撰　穀梁先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愆江熙段肅張靖等十餘家注解范甯以為膚淺乃商略名例為集解十二卷例一卷甯子泰雍凱從弟

邵及其父注門生故吏商畧同異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序曰左氏艷而富其失巫穀梁清而婉其失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俗左氏有服杜之注公羊有何嚴之訓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辨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隋志徐乾注十三卷胡訥集解十卷程闡十卷孔君指訓十卷張程孫劉四家集解四卷劉兆公羊穀梁傳十二卷

見續春秋　唐志盧藏用春秋後語十卷

晉春秋博士

荀崧傳元帝踐作轉太常時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公羊穀梁省不置崧上䟽曰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穀梁簡約隱要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　親受無不精究丘明撰所聞爲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後斷決明審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言文清義約　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家並行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

餘如所奏
北史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徐
遵明往讀之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刘献之
三傳畧例三卷李鉉撰定三傳異同　齊書永明
八年晉安王子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
敕付秘閣　梁書刘之遴著春秋大意三傳同異
合三十事武帝詔荅曰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
西河之學張蒼傳左氏賈誼襲荀卿源本分鑣指
歸殊致　隋志春秋五辨二卷梁五經博士沈宏
撰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左傳述義四十卷刘
炫撰　唐志梁簡文帝左氏傳例苑十八卷隋刘
炫昧十二卷規過三卷述議三十七卷
唐六十六家春秋

藝文志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
卷始於左丘明外傳國語次董仲舒繁露終於楊
士勛穀梁疏左氏之學有賈逵董遇王肅王郎杜
預鄭衆穎容刘寔服虔孫毓梁簡文殷具 真
張冲孔穎達之屬公羊之學有董仲舒嚴彭祖何
休孔氏五懲期之屬穀梁之學有尹更始假肅唐
固麋信張靖程闡孔衍范甯徐乾徐邈沈仲義肅
邑江熙楊士勛之屬三傳則有刘兆韓益胡訥潘
叔度李鉉之學國語則有王肅唐固虞翻韋昭孔
晁之學又有士燮之注經干寶之義傳吳畧之說
例京相璠顧啓明之地名大夫譜王延之謚李之
旨通叢林崔灵恩沈宏文阿之義解義畧刘炫之
攻昧規過及荅問辞范辨證義難之流不著錄者

始於王玄度注左氏傳左氏有纂要集傳義疏音注序釋疑事類公穀有揔例以三傳名書有異同指要揔例以春秋名書有後語振滯通圖集注集傳纂例微旨辨疑加減指掌指元通例折衆義鑑而終以柳宗元非國語凡二十二家四百三卷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　崇文目三十三部三百九十六卷　中興目一百二十三家一千四百八十卷　續書目十八卷　二十部四百卷

唐春秋正義

志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孔穎達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奉詔撰馬嘉是王德詔蘇德融隋德素等對趙弘智覆審序曰前漢傳左氏　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刘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有

詁訓然雜取公穀以釋左氏晉杜元凱爲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晉宋傳授以至于今爲義疏者有沈文何蘇寛劉炫沈氏於經傳極疎蘇氏唯旁攻賈服劉炫實爲翹楚而性好非毁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　志又有楊士勛穀梁疏十二卷徐氏遠左傳義疏六十卷書目頗達劉沈之説兩義俱違則斷以已意崇文目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穀梁公羊疏各三十卷　隋志沈文何左氏經傳義畧二十五卷王元規續十卷劉炫左傳述義四十卷

諸國各爲書别名經傳要畧許康佐集左氏傳三十卷一作崇御集　實録太和九年四月癸亥許

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會要太和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

唐春秋摘微

書目盧仝春秋傳微一卷十二公羊凡七十六事　晁氏志唐盧仝秋春摘微四卷其經解不用傳然旨意甚踈韓愈謂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

唐三傳異同

會要元和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卷　志馮伉三傳異同三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劉軻三卷指要十五卷

唐春秋加減

志一卷元和十三年國子監修定 書目 卷
訂正左氏句讀字畫訛舛
唐三傳總例 九經師例譜 春秋通例
韋表微傳敬宗時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尤好
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全會
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二能尊其師
著九經師學譜詆其違 志成玄公公穀總例十
卷陸希聲春秋通例李氏三傳異同例
北史張思伯善說左氏撰刊例十卷
唐春秋圖
志張傑春秋圖五卷又春秋指元十卷 書目春
秋圖一卷唐會昌中黄敬密撰春秋名號歸一圖
二卷名字同異 五卷蜀馮繼先撰春秋龜鑑圖

一卷張暄撰自魯周迄陳蔡載其名氏 崇文目

春秋圖五卷演左傳謚族圖五卷春秋名号歸一

圖二卷

唐春秋指掌 圖

志李瑾十五卷 書目李瓘集諸家之說為序義

凡例各一篇抄孔穎達正義為五篇采撮餘條為

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失得為三篇取刘炫

規過申訂其義為三篇大抵專主杜李 國史志

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据李瑾指掌為啚不著姓

唐春秋折衷

志陳岳三十卷 晁氏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陳岳撰以左氏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

同而折中之 書目春秋折衷論記三傳異同參

求其長

唐春秋義鑑

志郭翔春秋義鑑三十卷儒家章懷太子春秋要

錄十卷　隋書張冲字叔元撰春秋義畧　義畧

春秋十二國年曆

國史志一卷春秋新義十卷林槩辨國語三卷

天禧春秋要言

見御製

天禧春秋纂類　集議畧論　統微　通義　會義

機括

書目天禧中業清目取左氏傳隋事編類為二十

六門十卷名春秋纂類　慶曆中大理丞李堯俞

辨三傳諸家得失及采陳岳折衷總其類例五百

餘目而成二百九十五論進表稱春秋集議畧論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　董拱之紀微二十五卷據三傳啖趙意所不及者斷以見己并采陸淳可取之義　至和中太常博士王晳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李其說通者所經文之下鈌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　嘉祐中杜諤撰春秋會義二十六卷自左氏至啖趙及皇朝諸儒三十餘家集其論議繫經下　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羊甲子紀周及二十國年諸中卷戴周及二十國譜系世次下卷記例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

景祐春秋集傳　春秋要論

元年正月甲戌河北漕臣王沿上集傳十五卷後
上書以春秋論事上嘉其好學詔獎諭加直昭文
館十二月二十一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撰春秋
要論十卷五冊　詔令舍人院試二年二月五日
詔直集賢院
慶曆春秋尊王發微
慶曆中國子監直講孫復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
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皇祐春秋列國類纂　春秋辨要
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國類纂四月十三日
召試學士院嘉祐三身楊會獻書意詩旨春秋辨
要十卷閏十二月二十六日命爲集賢校理
嘉祐春秋新意

成者宋堂黨陀乎昇仕處進誥少誠上建僞事
著蒙書數十篇春秋新意已盡西北民言頗寬時
務加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上其所著書十月二
十三日以為四門助教

元豐左氏春秋年表

元豐中楊彥令撰二卷據經傳歲月為表首叙周
魯繼以齊晉秦宋衛陳蔡曹鄭吳楚越之國其下
總紀戎狄蠻夷之事　紹興中韓璜撰人表一卷
環中左氏二十國年表一卷　列國臣子表十卷中
進春秋年表五年五月乙亥沈子求奏先曾後周
非尊王意　乾德四年四月庚戌國子丞楊均上
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詔襃之　紹興十六年三
月鄭邦拓進左氏韻類　元祐中晁補之撰左

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凡四十六條
宋朝春秋傳
刘敞著春秋傳十五卷　權衡十七卷　說例二卷　文權二卷　意林五卷　蘇轍傳十二卷　趙瞻經解義例三十卷　春秋論二十卷　孫覺經杜要義六卷　春秋李纂十三卷　丁副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許洞春秋釋凶五卷　刘熈古春秋極論二篇　演例三篇　任伯雨纆經傳十二卷　馬擇言春秋要類五卷　家安國通義二十四卷　張大亨通訓十七卷　陸佃後傳二十卷　鄭昂春秋臣傳三十卷　黎錞春秋經解十二卷　刘絢春秋五卷　王當春秋十二卷　列國諸臣傳五十一卷　馮正符得法志例論三十卷　馮山通解十

二卷　余安行新傳十二卷　張根春秋指南十卷　胡銓集善十三卷　鄭樵傳十二卷春秋考十二卷。葉夢得春秋讞三十卷春秋攷三十卷傳二十卷　刘本春秋中論三十卷　高閌春秋集注十四卷　洪㒷祖春秋本旨二十卷　薛季宣經解指要十四卷　吕本中集解十二卷　吕祖謙左傳類編二卷　陳傅良春秋後傳左氏章句四十二卷

建炎春秋時論　春秋類纂

書目一卷建炎中李棠撰專采時議為論一十八篇　鄭續采左氏為紀傳六十卷名春秋類纂

紹㒷春秋口義

二年十一月辛酉詔自今任講曰令經筵官輪進

春秋口義一授至開講日如旧三年二月丁亥朔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威公纂立天王當致討旣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紹興中侍講朱震講義三卷　侍講范冲左氏講義四卷

紹興春秋傳

建炎二年六月戊辰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紹興五年四月一日詔徽猷待制胡安國經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諭凡三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而下七家發明經傾之詞千卷首事按　氏義釆公穀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

多以程氏之説為傳外復有貫總條例與証據史傳及李徒問荅二百余章子寧集録名曰通旨

卷

紹興春秋西譜

四年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辨論譜説十篇一卷三月二十五日引見孔月六日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崇文目春秋世譜七卷宗族名諡譜五卷

書目唐揚緼撰春秋公子譜一卷載帝王以来至春秋京兆杜氏春秋譜六卷　元祐中孫子平練鴫道春秋人譜一卷凡編三十八國千七百六十五人分三卷今合為一

紹興春秋明例　素志

書目一卷紹興中舒州亦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

謂之明例又晁以例要例意例釋　又有孫役解
三傳辨失四卷　夏休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
凡三百萬餘言謂出於元經素王之志名曰素志
又畧其文而約說之為麟臺独講十一卷　續目
淳熙中晁公武進故訓傳三十卷

紹興春秋總鑑　春秋正辭

十二年十二月庚申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
宜襃以大李錄之職其書秘省錄進九十二卷類
集本末而為解義　十三年正月戊午畢良史獻
春秋正辭二十卷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閌看詳
來上特改京官　十一年六月壬午吳曾獻所著
左氏發揮補古廸功郎

隆興左氏國紀　春秋分記

續目左氏國紀三十卷陸典初徐得之編析諸國之事每國各繫以年疏其說於後　春秋分記九十卷程公說撰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采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爲年表世諸世本及天文疆域礼樂諸書次國小國著錄　吳元緒皷吹鄧埏類對　文濟道綱領四　卷又有蒙求三卷王舜俞序

淳熙春秋集解　春秋通意

十年六月二十三日知潭州林栗著經傳集解三十三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四日上之付秘省

十二年二月一日任清叟進曾祖伯春秋繹聖傳十二卷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朱任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右十冊　書目通志二　十卷折衷三傳

旁考啖趙陸淳之說及推演孫復之言

廣志卷之六百六十二終